

新聞及藝術部長兼第二外交部長楊榮文準將在世界華商大會  
討論文化和社會課題的全體大會上致詞全文

*Keynote Speech by Brigadier-General (Res) George Yong-Boon Yeo  
Minister for Information & the Arts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12 August 1991*

#### 追隨日本

在18和19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導致歐洲大陸和北美洲掀起一陣又一陣的工業化運動。同樣地，日本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成功，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也正掀起一陣又一陣的改革運動。緊隨日本之後是各新興工業國，接下來是亞細安國家(菲律賓暫時除外)，然後是中國、印支、緬甸以及最終朝鮮(作為重新統一韓國的一部份)。這些都是洲際的歷史性變革。東亞及東南亞在下一個世紀成為世界經濟的領導者是很可能的。現在是輪到亞洲人再次登上世界舞台，重振聲威的時候。

#### 太平洋邊緣的亞洲人社會

隨着東亞和東南亞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亞洲人大量移民到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亞。這種大量移民是一種長期的現象，主要是因為亞洲的人口密度高，而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的人口密度却相對的十分低。

我們所討論的，是一種錯綜複雜的現象。我們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國清朝衰落的時候，大量華人移民到東南亞、北美和澳洲，尋求較好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的威脅掀起中國、台灣、香港、韓國和越南的陣陣移民浪潮，移民紛紛涌往美國和加拿大。近年來，香港在1997年重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引起的疑慮促使加拿大和澳洲等國家鼓勵資本轉

太平洋世紀  
的亞洲文明

“東方應該說得  
大聲一些...”

*Asian Civilisation In  
The Pacific Century*

“The East  
Should Speak  
A Little  
Louder...”

移，並且從中積極物色人才。人才的外流，現在不只來自東亞，並且也來自東南亞和印度次大陸。

結果，我們所見到的是，亞洲人移居太平洋邊緣城市的人數日益增多。讓我引述一些統計數字來說明這一點。根據美國最近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在三藩市——奧克蘭大都會統計區的亞洲人口，從1980年的10%增加到1990年的16%，在洛杉磯——長灘區的從6%增加到10%，在西雅圖——埃非勒區的則從4%增加到7%。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硅谷，我們會發現亞洲人在聖約瑟的人口從1980年的8%增加到1990年的17%。在硅谷七萬名左右的工程師當中，一萬至一萬五千名是屬於華裔。大約有五千五百名工程師、經理和其他專業人員則來自印度。

如果我們看看英屬哥倫比亞的情形，亞洲人口的增長速度同樣驚人。華人在溫哥華市的56萬人口當中佔27%，在溫哥華大都會的150萬人口當中佔15%。一些人口專家預測，城市中心的華人將在下一個世紀初之前達到40%，屆時溫哥華將成為北美最亞洲化的國家。

在澳洲和紐西蘭，趨勢沒有那麼令人吃驚，但也朝向同一方向發展。我手頭上沒有澳洲和紐西蘭各大城市的最新數字，但是，從1981年到1986年的短短五年里，柏斯的亞洲人口從3.4%增加到4.3%，達爾文的從4.9%增加到

6.2%，悉尼的從2.8%增加到4.7%，墨爾本的從2.4%增加到3.9%，奧克蘭市的從2.3%增加到2.9%，而威靈頓市的從3.8%增加到4.7%。

亞洲人移民北美和澳大利西亞的現象可能延續到下一個世紀。理由很簡單。中國和印度國內需要經過一段長時間，才能實現全面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許多有才華的人將移民國外，為自己和親人尋求更美好的生活。總的來說，推動的因素將繼續產生作用。吸引的因素也將繼續產生作用，因為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的白種人人口正在相對減少。他們的生育率幾乎達不到替代水平。它們需要亞洲人來補充人口的不足，並且重振它們的經濟。在這方面，有關國家的公共政策預料會不時改變，因為大批的亞洲移民在當地製造了許多社會問題。亞洲移民和歐洲移民不同，他們全面熔入大熔爐的機會比較小。雖然經濟方面的好處顯而易見，文化的沖突將無法避免，因為這些亞洲移民將不願意完全失去他們的亞洲特性。首先，膚色是不能改變的。北美和澳大利西亞的移民政策可能隨着不同時期的政治因素而緊束或放鬆，但一般趨勢將保持不變，那就是讓亞洲移民繼續流入。

對加利福尼亞、英屬哥倫比亞、西澳和新南威爾斯等州來說，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分佈在太平洋邊緣地區的亞洲人社會，在太平洋世紀的舞台上，正逐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對個人來說，在出席今天這個大會的人士當

中，有許多人都會有親人居住在太平洋各地，這些親人往往是他們的兄弟姐妹，或堂表兄弟姐妹。由於通訊和交通的發達，彼此要聯絡也很容易。你今天可以在悉尼，明天在新加坡，後天在溫哥華。這些親人之間的聯系組成了一個親屬關係網，這有助於拉近太平洋地區各僑社之間的關係。

這種太平洋區亞洲人僑居地的型式，同兩千五百多年前希臘把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岸地帶和島嶼變成殖民地的情況沒有什麼不同。當時，由於希臘本國的人口過剩，逼使希臘人從城邦遷移到北非、小亞細亞、意大利和其他地區建立起附屬殖民地。在亞歷山大大帝之前，希臘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些城邦都是古希臘文化整體的一部份。它們互相合作，互相競爭，互相通訊聯絡，並且定期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相遇。同樣的，太平洋各地的亞洲僑社也互相合作、互相競爭，互相通訊聯絡。我們不時也在像今天這個大會的場合上見面。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歐洲人也把整個大西洋地區組成同樣的一個網，把歐洲和美洲連接起來。當時的人口分佈情況很不相同。那時，白種人的人數不斷增加，歐洲不斷輸出人口到世界各洲。1900年，世界人口有大約三分之一是在歐洲。今天，歐洲的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

過去在大西洋所發生的情況，現在也發生

在太平洋。由於我們是這個正在上演的舞台劇的一分子，我們應該設法瞭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雖然我們對亞洲人的成就應該感到自豪，但我們也不應該做得過分而變成文化沙文主義者。我想要辯證的是，目前所發生的，是東西文化之間有趣的對話，這將給東西文化帶來全面的改進。

### 東西對話

當西方正在擴張時，西方的知識分子有選擇性地吸收了東方的科學、藝術和思想精華。例如，像拿破倫和克羅維茲等偉人，都在《孫子兵法》中找到靈感。這個過程叫做‘東方研究’。我是以嚴肅不眨的態度使用‘東方研究’這個詞語，而不是像愛德華·塞德所形容的那樣。我指的是吸收東方文化精華的研究。但是，目前已出現一種相反的過程，即‘西方研究’，也就是亞洲人有選擇性地吸收西方的科學、藝術和思想精華。‘西方研究’是‘東方研究’的另一面，比用‘西化’這個字眼來得好，因為‘西化’意味着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亞洲人的特徵，而‘西方研究’這個詞語却是形容我們亞洲人的特徵雖然有選擇性的改變，但並沒有放棄亞洲人的本質。

日本是第一個從事西方研究的國家。過去的中國肯定地認為它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向西方學習，就如乾隆皇帝對喬治三世所說的，但實行明治維新的日本却盡快改革日本社會的每一

個層面。

至於台灣、韓國、香港和泰國，成千上萬的人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出國到北美深造和工作。他們當中有許多已經紛紛回國，協助祖國現代化，他們往往採用西方的概念和方法。沒有這些人的貢獻，新興工業國就無法取得那麼快速的發展。泰國和馬來西亞的留學生現在都回國，而使國家受益。越南有一天也會從那些對西方文化有研究的回國留學生中得益。

中國也需要對西方文化有研究的中國人協助其現代化。如果沒有熟悉西方概念和方法的香港商人和台灣商人扮演一定的角色，中國在過去十年里所取得的經濟增長將無法實現。總有一天，那些目前散居在北美、日本、歐洲和澳洲的中國人將會回國，協助改革中國的社會。由於中國的幅員廣大，這項歷史性的改革將需要好幾十年。如果我們從使中國蒙羞的鴉片戰爭那時候算起，這個改革的過程已經進行了一百多年，因此，再多等幾十年，也算不得什麼。

我們應該把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個體和中華文明分別開來。中國在歷史上四分五裂的時候居多。即使是國家統一的時候，也有一些完全或部份受到中華文化影響的邊緣國家，在政治上不效忠於中國皇帝。換句話說，中華文明的影響力，一向超過中國本身的影響力，中國和邊緣國家的相互影響在中華文明歷史上形成了

一個很吸引人的主題。邊緣國家首先吸收外來影響，然後傳給中國，而中國吸收外來影響之後，也會傳回給邊緣國家。日本、朝鮮和越南就是其中的一些邊緣國家。中國以外的華人社會，憑其顯著的成就，照理也必須視為邊緣地區的一部份。

在中華文明或東亞文明的現今階段裏，邊緣地區吸收西方文化之後變得比中央還要進步。中央，也就是中國，需要借助邊緣國家完成其重大改革。即使在中國國內，取得最大進展的也是一些沿海地區。

這一切都說明了，我們當今的社會，有許多是構成大東亞文明的一部份。我用東亞文明一詞，而不用中華文明，目的是要避免造成一種中央比邊緣地區更為重要的印象。以新加坡的華人社會為例。新加坡的華人並不是中國人，而且也不想做中國人。我們是新加坡人，東南亞人。但不論是從我們繼承的文化傳統來說，或是從我們對大東亞文明一路來的貢獻來說，即使這些貢獻不大，我們也是大東亞文明的一部份。同樣地，悉尼、溫哥華和舊金山的華人社會，也是大東亞文明的組成部份，並從中吸取其精華，同時也使其發揚光大。因此，大東亞文明實際上已變成了一種富有當地色彩的多極文明。

儒家思想的演變可以用來說明大東亞文明的多極性。儒家思想作為一股思想主流，已經

不再是中國的專利品。其實，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共產中國還在批孔和打倒孔家店。中國恢復孔子的名譽，還是近年來的事。儒家思想在朝鮮和日本，遠在幾百年前就沿着不同的方向發展，造成了不同型式的社會組織。清朝時代的中國、李氏時代的朝鮮和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都是奉行儒家思想的國家，但都各有不同。時至今日，這種歧異可以從這些國家的工商機構型式反映出來。日本人設立了財團，韓國人設立了財閥，但華族商家却一直難以打破家庭式的控制。不論是在台灣、香港或東南亞，這種華人經商的型式很難改變，也許只有新加坡例外。在新加坡，政府的參與工商活動，創設了不少政府公司，與政府掛鈎的公司和私營的政府公司，這些公司不接受家庭關係為人力資源管理的一個因素。除此以外，接班人的問題是全世界華族商人面對的一個共同問題。這是儒家思想遺留下來的一個弱點，必須加以克服。在太平洋對岸的我們，目前正在重新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在現代世界里所扮演的角色。中國在這方面並非獨具慧眼。這是一個包攬所有東亞文明的辯論。

因此，當我們在一起討論華人的企業精神時，我們的共同論點不是政治的問題，而是文明的問題。照理，我們也應該一塊來討論藝術、文學、社會學或教育等其他課題。

對亞洲人，特別是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亞的亞洲人來說，教育是一個大問題。在亞洲移民

當中，總是有人擔心，他們的後代會喪失他們的亞洲人特徵。如果他們只講英語，他們就已經失去了一半。不論是洛杉磯、新加坡或悉尼的亞洲人，他們所擔心的都是同樣的問題。他們對保留亞洲人特徵的決心非常堅定。作為個人，我們所能做的，很難超越家庭的範圍。但只要我們把自己組織起來，我們就可以在加利福尼亞、英屬哥倫比亞和澳洲的學校裏，推廣亞洲語言，不單是華語，而且也包括日語、韓語、越語、泰語、巫語和菲律賓語的教授。除了教育之外，我們也應該提倡亞洲文化。這裏所謂文化是廣義而言，不僅限于書法或音樂。

我建議設立一個太平洋基金會，協助推廣太平洋邊緣的亞洲教育和文化。目前所做的努力並不足够。基金會應該支持學校和學院教授亞洲語言和科目。基金會也應該主辦研討會，贊助展覽會，提供獎學金，給成功者以賞識並頒發各種獎勵，以推廣亞洲文化的發展。要籌集足够的資金來推行這個基金會並不困難。亞洲商人熱心公益，聞名於世，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更是如此。我們所需要的只是一些籌備的工作和很好的遠見。

但是，這一切是否會導致衝突呢？讓我說明一下。美國白人、加拿大白人和澳洲白人當然希望亞洲移民逆來順受，在價值觀方面越像白人越好。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像歐洲移民一樣被吸收。但是，我懷疑這是否能實現。不錯，亞洲移民希望盡可能和當地人同化，而且

會入鄉隨俗，但他們却不希望完全喪失自己亞洲人的特徵。其實，他們作爲一個群體越是成功，他們就會越爲他們的亞洲人特徵感到自豪。這也就是說，如果這些亞洲移民除了膚色之外，變得和白種人一模一樣，他們的幹勁肯定會受到影響。

換句話說，文化的接觸不應該造成一方被另一方完全吸收過去，而是互相遷就、互相學習。西方社會遷就亞洲移民的文化差異，並向他們學習，是符合西方社會的利益的。西方社會需要新的東方研究來恢復元氣。日本的發現，從品管圈到相撲，就是這種新東方研究的開始。它將進一步擴展到韓國、台灣和東南亞。澳洲社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許多上層知識分子一致認爲，澳洲的將來不是在歐洲，而是在亞洲。但是，在文化上作爲亞洲的一部分到底有什麼意義，到目前爲止，在感情上還沒有得到廣泛的接受。澳洲社會沒有深一層的東方化，澳洲是無法完全成爲亞洲的一部分。在這方面，亞洲人佔更高比例的英屬哥倫比亞和加利福尼亞比澳洲更加東方化。

因此，對於我目前所提到的有關衝突的可能性問題，答案是：緊張會出現，而且是無可避免的，但它可以帶來好的結果。好多年前，約瑟夫·尼達姆(Joseph Needham)曾談到東西對話的問題。這是一場連續的對話。要使對話有成果，東方人應該提高音量，說得大聲一點。

## 結論

雖然我們不應該失禮，我們却必須有一種歷史潮流的推動感，並對這股潮流作出貢獻。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成功改革了封建結構的國家。其他許多國家正在步其後塵，誰將在今後20、30或40年裏領先各國，目前還是個未知數。英國領導西方國家多年，但是美國、德國和法國却後來居上。日本將繼續領導其他亞洲國家多久的問題，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在下一個世紀，包括北美西方國家、整個澳大利西亞和甚至部分拉丁美洲在內的更大的亞洲變革，將是一種怎樣的變革。我們所談論的是亞洲文明，雖然它和西方文明有許多共同點，但却保持差異和其獨特性。我們在亞洲文明的感召下，從五湖四海來到這裏參加這個大會，證明了我們對亞洲文明富有情感。希望我們能够以彼此間的認同感作爲基礎，協助使我們的共同文明傳統繼續發揚光大。